

## 走进西竺

叶龙虎 文/摄



西竺村口

小时候，站在老家大门外的石凳上，就能远远望见西竺——一座方方正正的“围城”。从“围城”里冒出高高的马头墙，给少年的我带来许多神秘的联想，每次去外婆家路过时，总要抬头看看高墙，想象着里边究竟有些什么。

那天，阳光明媚，在世居西竺的缪祖士老人的陪同下，我终于走进了西竺。据老人介绍，这是建于道光年间（1821-1850）的古宅，主人朱鸿飞，朱家山头上，与一位姓钱的上钱人在北京合伙经营银楼发迹，先是钱氏建造了九进十明堂的钱家大院，朱鸿飞也不甘落后，几年后在老家的西边买下一个竹竺园，仿照四合院的式样，也建了一所庄院。西竺之名，大约就是这样来的。

看了缪祖士绘制的古宅平面图，我对西竺有了大致的了解。庄院坐北朝南。外围墙呈“凸”字形。大门朝西，坐落于“凸”字的左肩上，门前有一堵高大的影壁，影壁与大门之间，是一个石板道地，北是高平屋的马头墙；东边与西边对称，仅少了一堵影壁，也有石板道地，北边也是高平屋的马头墙，墙上有门，坐落在“凸”字的右肩上。四周的围墙高一丈六尺，东西墙各有两个边门。墙外三面是石板路，东边的石板路南通缪家；西边的石板路北通陆家；南边的石板路西去是新河埠头，拐弯与官路相接，西可到二六市，东可进城里厢（今慈城）。北墙外是田塍和稻田。缪祖士告诉笔者：“影壁是‘文革’期间才被生产队拆掉的，记得墙中嵌着很多杉木。”

原先的古宅，进大门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一边是围墙，一边是五间重檐楼房和东西厢楼的马头墙。以正中的门厅为中轴线，有上道地、下道地、戏台、堂前、后天井和后大门。主楼前后各五间，厢楼东西各七间一弄，号称廿四间走马楼。走马楼三周筑有高达二丈一尺的封火墙。东西封火墙的后面，又各有五间一弄加一厅（抬梁结构，东西厅均称桂花厅）的高平屋。出后封火墙正中的大门或东西平屋的马头墙边门是后院，朝南十一间矮平房，两厢各有五间一弄的高平屋。横穿前墙弄，要穿过四道围墙的石库门和两条屋弄的前后木门。凡过天井，均有廊屋遮蔽。后墙弄出东门是郭王庙，出西门是“后西竺”。整座院落，有大小房屋四十五间，由内、外两道围墙形成

“院”中有“院”的格局。

如今的西竺，只有东西各五间一弄的高平屋还基本完整，桂花厅西厅还在，东厅已改建水泥结构的楼房了。前大门拆掉了，其构件还堆在墙脚下。后大门的石门框在废墟中孤独地矗立着，这一站就是一百多年，似乎还守望早已远去的辉煌。因为房屋易主，前墙弄封火墙的石库门堵塞已久，倒是带有榫卯、依旧整齐的花格窗，还能透出些许曾经与众不同的气派。“同治初年，驻慈溪城的长毛军撤离，沿途见大屋就闯进抢劫、放火，廿四间走马楼、戏台毁于大火，封火墙内成了一片废墟。”缪祖士指着已经爆裂的石门框告诉我，“石门框烧裂了，封火墙被烟熏得漆黑，好在有二丈一尺高，火势才没有蔓延，封火墙外的高平屋才得以保存。主人的后人败落以后，开始卖田卖屋，墙内的废墟也陆续卖给周边人家砌屋。东边五间一弄的高平屋，就是我爷爷花540元银洋买进的，全家从缪家搬到了西竺。”

西竺的桂花厅办过私塾，后来改为初级小学。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表姐姗姗调到西竺小学任教。学校是复式班，两个教室分别在后院的东、西屋，隔得老远，都是北靠后墙弄，南进边门就是桂花厅。当年桂花厅的天井里还栽有桂花和天竺。西边是一二年级的教室，教师姓王；东边是三四年级的教室，教师是姗姗。都是两间屋，一间做教室，一间做办公室兼宿舍。姗姗带着两个孩子上班，工作的艰辛可想而知。好在大儿子乖，每天母亲在教室上课，才四五岁的孩子就在房间里用摇篮摇弟弟。邻居隔壁又都非常好，不仅主动帮着抱孩子，下雨天还将湿尿布拿到自家的火缸去烘。东邻烤好一镬菜，盛上一碗放在你的饭桌上；西家摘来一篮蚕豆，也会倒出半篮给你。当然，姗姗的工作特别认真，人缘极好，去世都快三十年了，到今天西竺人还在念着她，说着姗姗老师的许多好处。

出后墙弄的东门是郭王庙。山门前钉有余姚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余姚市历史风貌建筑”木匾，墙壁上嵌有咸丰六年（1856）刻的石碑。整座古建筑由山门、戏台、大殿、东西厢楼组成。大殿的山墙上还绘有壁画，据说当年是被人涂上石灰才逃过一劫的。如今刷去石灰，色彩依旧十分鲜艳，精美的画面令人叹为观止。郭子仪（697-781）是中唐名将，平安史之乱，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其戎马一生，屡建奇功，被唐肃宗封为汾阳郡王。姚东（旧属慈西）一带的郭子仪祀庙很多，仅西竺周边就有郭王庙、郭泽庙、汾阳王庙（红庙）、郭君庙（老庙）和郭府庙（大田庙）。一千多年来，郭子仪深受百姓的爱戴，香火至今不绝。缪祖士告诉我，每年的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庙里都要举行祭祀活动。



大屋花窗

## 日岭与月岭

林崇成

奉城西郊有两座岭，分称月岭和日岭。月岭又称西圃岭，日岭现称日岭<sup>①</sup>，两岭之间隔着一座鲨鱼山。日岭曾是棠岙、慈林、何家一带村民到奉化城里的必经之地，西圃岭则是溪口、集胜附近村民到大桥的必经之地，两岭之间的地形相当险要。

鲨鱼山一带属丹霞地貌的沉降地形，有许多陡峰、危岩和洞穴，其中最有名的是“望夫石”，即民间传说中的“日岭夫人岩”——酷似少妇形象的岩石。千百年来过往的人们仰望这岩石，展开丰富的想象，创造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洪荒年代，日岭的东部是一片汪洋大海，岭下居住着一对年轻夫妻，男的驾船出海捕鱼，女的在家纺线织网，小日子过得和美。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丈夫出海遇上风暴，船沉人亡杳无音讯，痴情的妻子登高眺望，日夜盼望丈夫归来，幻化成石，丈夫的沉船也化作了覆船山（今奉化火车站对面的小山）。

日岭夫人岩的独特景观和坚贞不渝的爱情故事引来历代文人墨客的众多题咏，元朝戴表元《游日岭》诗云：“扫罢松楸路转西，登登渐上白云梯。苍溟入望群山小，怪石凌霄万象低。京国几年劳梦想，林泉此日称留题。山禽莫讶吾为客，警见衣冠不敢啼。”将日岭描绘得高峻清幽，令人心往神驰。明朝宋旭《日岭》诗道：“蓬萊宮闕倚高峰，獨立青霄四望通。百里桑麻春雨外，万家烟火夕陽中。龍歸春洞云旗濕，鶴主妝台穗帳空。世事興亡徒感嘆，且須樵牧度林東。”诗人极富想象力，把日岭比喻成蓬萊仙閣和凌霄寶殿，撩撥人們登高覽勝的欲望。清朝诗人俞廷瑞称日岭夫人岩为“新妇岩”，作有《新妇岩诗》：“屹然贞妇石，俨若武昌山。玉骨常无玷，冰肌不改颜。心坚共天老，镜对月如环。愿下无章拜，岩岩不可攀。”

从奉化市区坐上15路公交车至外应村，下车往西行约半小时便到日岭脚下，途中有简易凉亭，数段石质亭柱镌刻着清同治年间的对联：“总是暂息过路者且住为佳，虽非久留行人少安毋躁。”凉亭文化可见一斑。块石铺就的山道就势而筑，越往上行山路越陡，两边野竹杂树夹道，足下的石阶已践踏得相当光滑。岭顶有凉亭，傍山而建，方形的石柱撑着木质的屋顶，上面的瓦片已青苔斑驳，杂草丛生。亭内厚重的条石凳光可鉴人，不知坐过多少过往客。此处乃分水岭，朝南雨水注入锦溪河，往北雨水注入泉溪江，地形宛如马鞍。

亭后有山路直通日岭夫人岩，行不久山顶的胜山禅寺映入眼帘。寺边有一洞穴，广几丈，伸手可及顶，能容数十人。寺后山顶岩壁陡峭处多小洞穴，人称“听潮洞”，贴耳细听，隐隐约约似闻海浪拍岸之声。最为遗憾的是日岭夫人岩这一天然景观在“文革”期间被人为炸毁，现仅存一段无首的身驱屹立在峭壁边。

从原路返回下行至日岭亭，顺山路往北走不时即到里应村。村中有古树群，以梓、枫为多，棵棵伟岸高大，树龄达数百年之久，是难得一见的景观。穿村行10余分钟就到林家村，该村以农民书法和水蜜桃培植而闻名遐迩。1990年创立的“耕人书会”是村中的农民书法组织，以林鹤松为代表的农民书法作品屡次在各种比赛中获奖，真所谓“莫笑农家皆白丁，耕人书会占风情”。每逢春季，村里年年举办“桃花笔会”，使文化享受、旅游休闲、经济收益相得益彰，村民获益不少。

月岭——西圃岭虽没有日岭般险峻，但也风光秀丽。自奉化至溪口的弥勒大道贯通以后，很少有人光顾西圃岭了。从林家村沿老路走西圃岭别有一番情趣。鹅卵石路面依山延伸，一会儿过桃园，一会儿穿竹林，风景别致。将到岭墩，两边是密密麻麻的箭竹，数棵高大的松树如冲天华盖分列两旁，道路早被荒草淹没，岭顶有坚固的石凉亭。亭柱苔迹斑斑，石刻的柱联依稀可辨：“且坐坐顷记转身行李，略谈谈莫忘切已工夫”、“风驰雨骤少住为佳，利往名来不期而遇”、“通神壮士气腾云，元善诗人心嗜酒”、“迷途役役空迫驱驰，王道平平恪遵步履”……一亭之中有如此众多的柱联，实属少见。

过岭后即到锦屏街道辖区西圃村，村中环境优美，村口有3路公交车直达奉化市区。

注①：关于日岭和月岭，也有“现在的日岭是指古代的月岭”的说法，但从相关史料和地图考证，现在的日岭应为古代的日岭，而西圃岭则为月岭。

人文 总第5668期 投稿邮箱：essay@cmb.com.cn

E119

朱均益吞世界

## 益往直前

33

那一晚的录制，非常难忘。一直处于奔波忙碌中的我们，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去思考一些关于自己的问题，说一些真心话。外面仍然时不时地响起防空警报和爆炸声，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拼搏，如今又重回战场的我们，依然在茫然中守望理想，战争刚刚爆发第六天，前程未卜，明日未知，联军的地面部队不会攻进来，我们所在的地方会不会成为空袭目标，甚至下一刻是否还活着，都是未知数。唯有平静审视，回溯历程，才会陡然发现那个浅显的事实：我们都是血肉之躯，我们心里，都有自己的不舍和牵挂。

面对镜头，感慨像滚烫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每个人都敞开心扉，谈自己的人生，谈采访的感受，谈此时此刻的心情，谈自己对于新闻事业的认知。而当我拿起摄像机的时候，冀惠彦说起了他的母亲。

他说：“我们是2003年2月5日出发的，6日是我母亲的生日，我之前一直没告诉她，我这趟要去伊拉克

采访。每年老太太的生日，我都要买个蛋糕跟她一起过。但是这次因为之前要忙很多事，忙到很晚，来不及提前订蛋糕。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蛋糕店，人家都要关门准备过春节，我跟他们苦口婆心地说了半天，嘴皮子都磨破了，最后，那家店专门留了一位师傅，帮我现做了一个蛋糕。我拿上那个蛋糕，就上老太太那儿去了，跟她说：‘妈，祝您生日快乐！但是我今年没法陪您过了，我明天要去一趟新疆出差。’那时候，只能那么说，说是新疆，不想让老人家担心……”

说到这一段时，我在摄像机的镜头里，很清楚地看到他眼睛里有泪水打转，声音也开始哽咽了。我在《东方时空》当了多年记者，经常听到我们摄像评讲时说，哪个细节抓得好，什么时候该注意特写等等，那个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把镜头推上去了，捕捉到那位硬汉军人记者热泪盈眶的眼部特写。

在那个尽情倾泻衷肠的夜晚，我们暂时卸下职业、责任和新闻理想的担子，赤裸裸地翻阅着自己的情感，就像是提前面对自己人生终结前那一刻，为挚爱的家人留下最后悲壮的话语。

我也倾诉了许多，也想念着许多人，想念近八十高龄的父母，想念着还未长大成人的女儿，我不愿他们为我担心，却一次次踏上让他们担心的旅途。我没

有太多漂亮的言辞送给他们，在镜头前游刃有余、滔滔不绝的我，在表达情感时，却非常木讷与词穷。所以，我只能在我擅长的环境里，面对镜头，说出那些真心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脆弱和真实，只能掩藏在暂时安全的夜色里，当第一缕曙光照亮这个罹受苦难的城市时，我们又将抛弃这些柔软，披上坚硬的盔甲，踏上那追逐真相、记录历史的征程。

在空袭和爆炸声中，我们度过了不眠一夜。电力基本切断，我们就打着手电拍摄。录制完访谈睡下时，已经凌晨4点多，但早上7点我们就起来了。哪怕只有3小时的睡眠，我们也是在不断楼上楼下折腾中断断续续睡过去的。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新闻中心的楼前，碰上了闫丘露薇。说句心里话，和她再次相逢在巴格达，感觉颇有些微妙和尴尬。一方面，由于她的勇敢举动，使得我和我的团队，以及央视，在一段时间内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另一方面，我个人对此心情也很复杂，因为我曾经有意无意地帮助过她，如果她当时进入伊拉克时能打声招呼的话，我也不至于会如此被动，我多少有点被涮了的感觉。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雄伟